

MING DYNASTY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强榜推荐
www.cmfu.com

1 揚帆

酒徒◎著

铁马金戈思报国 碧血丹心荐轩辕



① 揚帆

酒徒◎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①扬帆·②大风/酒徒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1

ISBN 7-5043-4922-4

I.明... II.酒...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6556 号

明 ①扬帆·②大风

作 者：酒 徒

责任编辑：庞 强

文字编辑：席伟健 代周阳

封面设计：大象工作室

版式设计：何 月

监 印：赵 宁

出版发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400千字

印 张：31.5

印 次：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43-4922-4/I·657

定 价：3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给历史科学插上幻想的翅膀



历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有好多词汇涌到你的唇边：严肃、科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决不允许想象、决不能假设……同时，还可能有些词汇也伴随而来：僵化的、陈腐的、呆板的、脱离现实的、向后看的……一大串等待冲出口来。至于现代的、后现代的、想象的、艺术的等等词汇都与历史无缘了。

历史注定是如此的吗？在大多数人看来，或者至少在历史学家们看来，就是如此。

然而，在当今这样的时代，经济突飞猛进，科技日新月异，形势瞬息万变，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发生的！历史被排除在外吗？不可能，决不可能！一种新兴技术——网络技术正在迅速改变世界，它已经无孔不入，不允许哪里还留下“清静”的领地！历史能逃过这一“劫”吗？

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明》，一部号称“架空历史扛鼎之作”的小说杀了出来，使你不得不面对它，不得不有所思考。

因为专业和年龄的关系，我几乎没有读过网络小说，读过一两篇，也是从纸面上看到的打印出来的东西。所以，我（现在也分）不清楚网络小说和非网络小说的区别。但是，我也看过一些科学幻想小说及文艺作品。在那些作品中，常会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我常常为作者们的胆大包天所震惊，也常常为他们的丰富想象而赞叹。他们不仅仅愉悦了人们的耳目，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重要的，许多曾经被认为是幻想的东西，几年、几十年后在科学家手中变成了现实，而这些科学家，不正是读着这些科幻作品长大的吗？许多科学技术领域的创造发明，都曾受到科学幻想的启示。于是观之，科学幻想，厥功伟矣！

如今，有人在给历史与幻想结缘了，不论是“抢亲”、“拉郎配”还是“自由恋爱”，总之，现在有了那么一两桩姻缘撮合成了。那么，这位大媒想要得到什么结果呢？

我们稍稍读一点其中的内容，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本书主人公武安国作为一个21世纪的工科硕士回到明代初年，给那个时代带去的起初只是一些“奇技淫巧”，这些炼钢、制造简单机械的技术给边塞小城怀柔的百姓带去了最初的感动。随后，武安国又利用现代的理财知识经营事务，得心应手地获得了在自己原来所居的时代——21世纪想都不敢想的巨大财富。那一刻，他相信自己这样一个现代人可以操控、改变历史。

满脑子现代民主宪政思想的武安国起初雄心勃勃地想改变那原本厚重得让所有中国人不堪正视的历史——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渐渐被西方甩下，在近代化的历史发展浪潮中掉了队。虽然直到19世纪20、30年代清王朝的工业总产值仍占

世界总量的30%，但腐朽而低效的制度无法使表面上巨大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强盛的国力及战力，这也是武安国想极力改变的残酷现实。

差不多了，通过这些内容，我想，作者要借主人公武安国来回答这样的问题：

古老的中国如何面对现代世界；

沉重的君主体系如何面对民主政治；

现代科技怎样在东方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这关乎中国的前途、世界的前途。

作者的抱负可谓不小。近百年来或近两百年来，多少有识之士都在探讨这样的大问题，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乃至读书救国，革命救国……到了21世纪，这些大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答案：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的复兴。一个民主、繁荣、富裕、强盛的新中国，如同一艘航船正乘风破浪驶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桅杆了；如同一轮喷薄欲出的朝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灿烂的霞光了！然而，历史，或者说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我们并没有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又涌现出一系列新问题，仍需要国人以坚韧的毅力、巨大的决心及艰苦的努力去脚踏实地地解决。还有，要做到这些，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大胆解放思想。

读史可以认知，可以教化，可以鉴今。给历史插上幻想的翅膀，则可以令人解放思想。

科学史上的一个发明、一个创见，常常是在多少年以后才派上用场，而一些失败的发明或错误的结论，又常常是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契机。

我们不能期望一部历史科幻小说能为我们解决社会科学面对的所有问题；我们也不必抱着传统观念将其斥为荒诞不经而不屑一顾。如果，它能够使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得到一番惊异、

感叹，甚或愉悦，引起争论或激烈反对，都足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价值。

最后，我建议，这类作品不必笼统地被称为“网络小说”，也不必被称为“架空历史”的小说，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科学幻想小说”。为什么？这样也许更平易，更实际，更易于为人接受，也因为历史学本身就是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幻想，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插上幻想的翅膀也是可以的。插上幻想的翅膀的历史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思考，别具一格，何乐而不为呢！

衷心祝贺它的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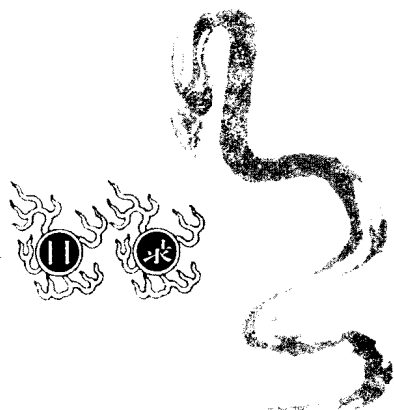
是为序。

毛佩琦

2005年12月4日

于北京太阳宫

本文作者毛佩琦先生系原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曾发表相关论文60余篇。现为CCTV-10《百家论坛》栏目《明十七帝疑案》主讲人。



第一章 运交华盖

一边安慰着自己，武安国一边从腰上拔出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连环手弩。颤微微转动齿轮，等绞紧了弦，装上弩箭，老虎已近在咫尺，武安国身上已能感到老虎粗重的呼吸。

第二章 躬耕垄亩

武安国刮着肚子里的历史知识，杜撰些海外奇闻。郭璞听了，竟觉非常有趣。听到精彩之处，竟露出悠然神往的表情。间或和本朝比较一下，言谈间对武安国所讲的剑桥大学、模范国会等居然十分赞赏，直让武安国大跌眼镜。

第三章 经纶济世

第四日正午，开炉放钢。钢水刚流入铸槽中，武安国立即下令放水。两股不同速度的水流进入了不同的铸槽，水汽弥漫，让众人如坠云雾。须臾，钢水冷了，早有人跳到跟前，把钢锭一块块抬上。众铁匠早已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第四章 广陵绝散

等到一局下完，算了目数，杨布衣取案上酒一饮而尽，对朋友说，你曾求我授你这路剑法，杨某一向藏私不肯，今日一一演给你，看仔细了。语毕，拔剑而起，舞于秋树之下，先慢后快，剑气纵横，漫天落叶如雨，把个蓝玉等人全都看得痴了。

第五章 铁马冰河

这边张正武见蒙古人拼命，也不客气，招呼炮手把炮弹连珠般在蒙古马队中砸下，那炮弹全是开花弹，铸造弹壳时用急流淬火，填充的火药中间又加了钢珠碎铁等物，落地之后炸开，五步之内不会留下一个完整的活物。

第六章 如画江山

01

盘子里什么也没有，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空气凝固不到一眨眼的功夫，燕王已经将手中的锦缎抖开，平平整整铺在大殿上，从脚下一直铺到御案前，竟是一幅重彩山水。众人定睛细看，只见锦缎最上醒目地写着四个道劲有力的大字——『如画江山』。

第七章 天佑中华

02

再接着听下去，武安国对李善长更加佩服，这个狐狸狸的建议居然是：建海关，兴海关可以，陆地上建海关也是好办法。明朝物品充足，可以用海关准许相关货物出口与否制约属国乖乖俯首听命。

第八章 理想国度

0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武安国不知道在这个历史的分支中，后世如何评价自己和郭璞等人，是打入奸佞分卷，还是照亮汗青？但当这句在自己生活的时代被用烂了的名言从郭璞口中说出来时，却是那样的铿锵。

第九章 沧海壮歌

04

低沉的战歌声中，第一次，日本武士知道了什么是中国人的勇敢，武士们灵活的步伐把太刀的锋利发挥到了极至，一个个大明水手躲避不及，倒在血泊之中。但他的位置很快就被后面的人补上，鬼头大刀锋刃向外，一步不退地向前进。

第十章 扬帆四海

05

水师的战歌在船头响起，响彻碧海。轰轰的炮声惊醒了沉睡的渔村，惊醒了沉醉千年的港湾。一个民族，也在火炮的轰鸣声中惊醒，崛起。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踟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一曲《山坡羊》，道出的却是中华百姓千年的心酸。这片土地上，平



静难得有百年，江山如画，无数豪杰为此而争，苦的却都是平头百姓。特别是百年之前，蒙古人大举入侵，所过之处，十室九空，将万亩良田尽化成牧场；最后，竟把苟延残喘的南宋给灭了，逼得南宋最后一位少年皇帝投海自尽。中原百姓在蒙古人压迫之下，苦苦挨了百年，才有一位草莽出身的大英雄朱元璋，率领徐达、常遇春等一千豪杰，先是统一江南各地，定都金陵，然后挥师北上，经无数场恶战，将蒙古人赶出了燕山以南，并将元朝大都改名为北平。

却说这北平北百余里，大山脚下，有一大村庄，三百余户人家，原是为元朝贵族打铁或做木匠的奴隶匠户，自从蒙古人退出中原后，务农为生；农闲时，村中男人或做木工，或做铁匠，日子倒也富足。谁知造化弄人，太平了不到几年的光景，却无端地遭了横祸。先是山中出了头大虫，白毛黑纹，甚是凶恶，过往行人性命被它伤了无数。村中精壮男子结了队去打它，去了四十余人，却被这大虫接连偷袭，死伤二十余个，铩羽而归。此事惊动了官府，那县令倒是个爱民的好官，出动了大队差役，要杀虎除害，结果那大虫初是躲避不出，后又趁大伙不备，半夜来袭。差役们仓促之下，被那大虫“啊呜”一口，将当头的县尉咬下了半个脑袋，一千差役死伤无数。此后再无人敢提除害一事。害得过往客商行人，不得不多人结伴而去，之后竟少有人敢来。

大虫出了不到数月，水中却又出了个水怪，每到夜间必出来为害，先是鸡犬，后来到牛羊，稍有不慎，便被其拖去。想那平头百姓之家，哪里有那么多牲畜给它吃？不到半年，害得户户家徒四壁，怪物却还不肯走。村中人几次凑钱豁出性命出山请法师来降妖捉怪，来的法师竟一个个被妖怪给吃了，几次之后，也再没有法师敢来。

如此一年光景，偌大个村子，只剩老弱病残，其余人纷纷逃到别处避祸去了。这天，老铁匠张五哥早晨起来，打开院门，查了查高大院墙之内仅剩的几只羊，心里却不知这一丈多高的院墙（约合现在的两米左右）能否在入秋之后还挡得住妖怪。叹了口气，便拿了水桶去挑水。路上约了做木匠的杨大山老汉，两人在各自家族中，也算是长辈，如今小辈们都跑了，一千粗重之活，只好自己干了。

时值盛夏，路上两人看着地里稀稀拉拉的庄稼，都不住摇头。“天



可怜见，咱这村子也没出过什么逆子乱臣，怎么就遭此一劫！”张五哥叹着气，对杨老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道：“他叔，你早年进过城，见过世面，也识文断字，说说咱这是哪炷香缺了，你看看这庄稼，造孽啊。”

“我哪知道啊，都说老天有眼，嗨，却没见开过几回，好不容易盼着鞑子滚蛋了，天下太平，谁知咋的了。”被称为“他叔”的杨老汉也不住摇头，“不过我昨天听村里的瘸子先生说，咱们的苦日子快到头了。”

“他不过是读过几年书，做过几年账房先生，教几个孩子糊口罢了，他要是真会马前课，有诸葛亮那两下子，还在咱们这窝着？”

“五哥你还别不信，瘸子先生可是见过世面的人，早年要不是不肯给鞑子好好当差，也不至于给废了腿。”杨老汉见张五哥不信，忍不住为瘸子辩解。瘸子先生是杨老汉所佩服之人，对瘸子的见识，他一向推崇。

“那天咱们在水边把五台山请来除怪的智光大师给抬回来，大师临咽气之前，曾亲口对瘸子说过，”杨老汉神秘地对张五哥解释说，“大师说，咱们这村子，存了天地之灵气，没出过圣贤，所以灵气都被妖怪给吸了。山上是白虎，水中是青龙，等到朱雀天降，玄武出山之时，咱们的苦日子就熬到头了。”顿了顿，他又说：“瘸子先生昨天跟我说，他夜里起来小解，看见火星掩月，流星如雨，想必是朱雀天降了，现在就差玄武，等到玄武一出，青龙、白虎就该归位了。”

谈谈说说，二人已经到了井边，把吊桶放下去，打出水来。那张老汉却又问道：“他叔，青龙、白虎、朱雀我都晓得，那玄武却光是听说，不知是什么东西。”

“就是千年神龟，我听教书先生说过，玄武一出，四海清平，等玄武出了，苦日子就到头了，也不知我这把老骨头，熬不熬得到那天。”杨老汉低头把水桶摆在一起，想想远逃的儿孙，心里不免有些难过。

“老乡，请问这是什么地方？”两位老汉只顾聊天，也没注意有人已经走到跟前，听到问话，连忙抬起头来，吓得杨老汉手一哆嗦，一吊桶正往水桶里倒的水，全倒到了自己腿上。再看张老五，吓得噤噤后退几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但见那人，身高九尺开外（一米九），膀大腰圆。穿了一身没有扣子的紧身衣服，脚蹬一双巨大的靴子，不似中原服饰。身后一个硕大的行囊，也不知藏着什么古怪。再看脸上，烟熏火



燎，不见本来面目，血迹纵横，好似吃过人肉的恶鬼。

那人见张五哥跌倒，连忙走过去用手搀扶，对不小心惊了两位老汉，显得非常不安。快步走到井前，打水将脸洗净。又从行囊中取出衣服，将满是血的外衣换下，换上的却依然是一身没有扣子的古怪衣服。两老汉见他没有恶意，举止不像坏人，渐渐也安下心来，趁其换衣服的工夫，上下不住打量。

这下看得清楚，此人不过二十五六的光景，长着一张古铜色国字脸，双眉入鬓，甚为英武，却是个难得的强壮后生。不知是怎样一个人进得山来，没被老虎给吃了，方才看那身血迹，显然是被虎所伤，不知伤在何处。

正寻思间，那后生收拾好了，又走到老汉跟前，这次尽量放低了声音，和颜悦色道：“两位大叔，这里是什么地方，去城里怎么走。”

“咱这个村子叫匠户营，是蓟州北平顺天府怀柔县地界，这里已是大明边界，过了那边那道山，就不归大明管辖喽。”从惊疑中回过神来，张五话又多了起来：“小师父，听口音你是北平人，不知在哪座庙里修行？”他见那壮汉头发甚短，以为他是个修行的和尚，因此以“小师父”称之。

话音未落，只听“啊”的一声，那壮汉如同遭了晴天霹雳一般，双手抱头，蹲到了地上。比起刚才二位老汉的惊慌，毫不逊色。

“老天，你为什么这么捉弄我，早知这样，刚才还不如让老虎吃了！”蹲在地上的武安国喃喃自语。

在2003年北京市公安局的疑案记录上，有这样一份报告：武安国，男，28岁，某某大学机械、冶金双硕士学位，业余登山爱好者，某某设计院工程师，于7月8日在司马台附近露营失踪。失踪前身体健康，无异常行为。此人曾获北京市职工运动会长跑、射箭金牌，且是空手道黑带。失踪前身上未带大额现金，因此排除被谋杀可能。

在单位里，武安国也算是出名人物。同一批分配到设计院的新人中，他是惟一没有关系并且不是博士学位的。这事说起来带点传奇色彩，人事处力排众意，在众多来面试者中选择了，看中的居然是他那一米九的大块头和一摞大学生运动会上的获奖证书。要知道在九十年代末，一



个进京名额可是很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东西。而武安国也没让院里失望，在当年的部委直属机关职工运动会上一个人就包揽3000米、400米、100米等所有赛程不冲突的径赛项目金牌和田赛的铅球、标枪冠军。害得大赛组委会此后修改规则，规定每个运动员至多报参5个项目。此举实现了设计院若干年来在部里运动会上金牌零的突破，也让院里的爷们扬眉吐气，不再为永远排在最后一位而在同是一个系统的老婆面前抬不起头。赛后，武安国拿的奖金据说就比室主任的年终奖还多，这还不算院里这几年为实现零的突破而设下的重奖。这几年院里没太多工程可接，所以领导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些“精神文明”的项目上。

比赛后，人事处长找武安国谈了一次话，意思是让他再接再厉，永争第一。当然，在下一个拥有武安国这般身手的年轻人到来之前，武安国就不得不成为院里荣誉的捍卫者。

武安国对此很是理解，从上小学他就开始为学校的荣誉发挥自己的特长，以致差点儿没考上中学。为了让他能上个好学校，家里还花钱托了关系。要不是运动员行业竞争太激烈，加上家里一直不赞成他成为专业选手，说不定他已经入选国家队为国争光了。对他个人而言，运动是人生第一大乐趣，学业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的苦差。有人愿意让他不干活而白拿钱去运动，正是求之不得。其后几年里，他在市工人业余体校先后公费学习了空手道、武术、射箭等运动项目，并且在全市工人运动会上为单位赢得了50余年来第一枚金牌。后来又迷上了登山，成为著名的“驴客”而直至昨天晚上。

昨晚到长城上来露营，本来是为了当年的一句承诺，自己曾经许诺在夏天的时候带一个女孩子来长城看星星，虽然那个女孩早已到了地球另一端，在她飞走后的这几年夏天，武安国都会来到长城看星星，也为了缅怀自己青春时感情的无私付出。

今天早上从露宿的帐篷爬出来，武安国就已经发现不对劲，多年的驴客生涯使他对环境很敏感。昨天露营的山上居然没有塑料袋和矿泉水瓶，简直是奇迹。但是当时没有多想，匆忙收了帐篷、睡袋等随身物品准备下山，因为明天还要上班，已经快三十岁了，他也不再想做一辈子业余运动员，近年接了几个设计项目做得还不错，室主任已经和他谈过



退休之后的接班问题。

转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武安国终于接受了一个现实，自己迷路了。这件事如果被自己那群“驴客”兄弟们知道，肯定会笑掉大牙。已经有近五年“驴客”生涯的武安国会迷路，说出来谁也不信，可这偏偏就是事实。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反正北京周围的山上不会有这么茂盛的森林。看看自己那块 5000 多元的登山表，再看看 GPS 上的经纬指示，分明还在北京附近（此后这块 GPS 一直指示的就是北京，死机了）。可这山上和记忆中的北京附近如此的不同。不到半小时的光景，他已经看到了三只锦鸡，两头野猪，还有几头似鹿非鹿的动物，按野生动物手册上来看，应该是麝。

莫非我被外星人劫持了？武安国苦笑着摇头，登山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怪事。好在那支自己设计，托在乡镇企业做总工程师的同学定做的连环手弩还别在腰上，那东西通过齿轮上好了弦，二十米内可以把行军锅射出个窟窿，只要不遇上持枪劫匪，凭借它和武安国的身手，五六个大汉根本不是对手。拍拍这个可以连发三次的宝贝，武安国多少放下点儿心，反正只要往山下走，早晚会找到路。

阳光从树顶落下来，伴随着树影摇曳，有节律般配合着树林中的鸟声与蝉鸣，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如果真的还在北京附近的话，还真回去邀请“驴友”们同来一趟，毕竟这么美丽的景色并不多见。从最初迷路的慌乱中静下心来来的武安国马上恢复了驴客本色，全心欣赏起树林中的景色来。

忽然，林子之间鸟鸣声一滞，无数不知名的鸟儿呼啦啦振翅向远方飞去，接着便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无数山猪、野鹿、兔子从不远处夺路而过。不好，有野兽。毕竟从事户外运动多年，凭直觉武安国就知道危险临近。飞快跑到一棵大树跟前，手脚并用，爬了上去，找了根粗大斜生的侧枝，自己稳稳地坐在中间，离地已有四五米高，这才发现自己还背着沉重的行军包，在此危急时刻，显然无暇顾及。低头向危险来临处望去，却发现一双铜铃一般的眼睛已经到了树下，正在冷冷地看着他。那冰冷的目光来自一只老虎，如水牛般大小，白毛黑纹，威风凛凛。也不知是从哪个野生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反正在北京动物园中看到的老虎，没有一只长到如



此大小，这般威武。估计这老虎是饿了，早晨起来找早点。

老虎看到武安国，便不再追逐四处逃窜的动物，显然对他的兴趣比其他动物大得多。围着树下转了转，找了个地势稍高之处，前爪向下按了一按，嗖地一声，蹿将起来，在半空中划了条漂亮的弧线，直奔武安国而来。慌得武安国连忙缩腿，虎前爪勘勘擦着其登山鞋而过。这时他也顾不上欣赏那老虎的身姿，顾不上树枝挂脸，一窜一窜地向更高处爬去。才爬出不到几步，大树却猛烈晃动起来，原来那畜生见扑不到他，竟用硕大的身躯撞起树来，直撞得那大树左右乱晃。此时的武安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心里大骂不知哪个该死的野生动物园如此不负责任，竟放猛兽到山岭之中。关键时刻，手脚酸软，背部发凉，却是林中风吹动了衣服，吹到了背上的冷汗。忽然间胯间一紧，两腿一热，尿液滴滴答答从裤管流下。好容易找了个更高的树杈把自己卡住，此时树已经不再晃动。再低头向下看去，更是魂飞魄散，老虎正抓住树干，一步步爬上树来。

武安国，武安国，你这一百八十多斤可不能就这么死掉。一边安慰着自己，武安国一边从腰上拔出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连环弩。颤巍巍转动齿轮，等绞紧了弦，装上弩箭，老虎已近在咫尺，武安国身上已能感到老虎粗重的呼吸。把心一横，对准老虎的眼睛扣动了扳机，三支弩箭一并射出。自己瞪着眼睛眨也不眨，只要没有射中，就准备从树上跳下去，宁可摔死，也不受零碎之苦。

“呜”只听惊天动地一声虎吼，老虎从树上落下，在半空中打了盖旋，“吧嗒”一声摔在地上，抽抑几下，再也不动。隔了半晌，武安国回过神来，从背包中取出水壶、饭盒等，一一扔在老虎身上，看老虎确实没反应，才战战兢兢爬下树来。见自己的弩箭全部扎在老虎右眼之中，即没至柄。老虎想必是受了伤，从树上掉下，摔死了。

“死家伙，吓得老子尿裤子。”武安国仍不解恨，又踢了老虎一通。经此一下，肚子渐渐有些饿了。看看老虎的尸体，心想反正杀也杀了，不知伤害国家特级保护动物要判几年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出瑞士军刀，学武侠小说人物的行径，在老虎喉咙处割了个口子，大口喝了



几口虎血，却耐不住血的腥气，又吐了出来。想找个地方把老虎埋了，拖了几下，怎拖得动。只好割下老虎半截尾巴，权做纪念，然后找了些树枝，草草地把老虎盖住，然后在树上刻了记号，寻路下山。

这次不到半个小时，就找到了路，想是老虎习惯在路边埋伏。沿路到山下，就到了匠户营，遇到了前文所说的两位老汉，吓坏了老汉，也吓傻了自己。

在历史书中，武安国对这个窝囊的朝代有些认识：皇帝一个比一个凶残，一个比一个昏庸，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却要焚毁；拥有世界上最厉害的火器，却不给士兵使用，最后整个江山都送给了满洲人。本来就怀疑自己来到了外星，没想到还在地球，并且来到了最残暴的朝代，“老天，早知如此，你为什么不让我那老虎把我吃了。”武安国在心中愤懑地骂道，却不想刚才是谁在和老虎殊死搏斗。

“小师父，你咋的了？”张五哥见武安国头发甚短，以为他是个行路的和尚。问了几声，武安国在沉思当中，全没听见。“他叔，”张五扯扯杨老汉的袖子，向武安国努努嘴，“这个小师父看样子恐怕是从老虎嘴里逃出来的，吓傻了。”

没等杨老汉答话，武安国听见老虎二字，打了个冷战，一下子回过神来。他这才想到自己只顾出神，冷落了两位老汉，于是连忙说道：“没事，没事，我刚才在想这里的方位，迷路了。”然后问张五，“您老刚才说的老虎，可是白毛黑纹的一只？”

“怎么，你碰到过？怎么逃出来的？”张五哥和杨老汉一起问道。

武安国又问道：“您这里打死老虎，不犯法吧？”

“你这后生，敢情是吓糊涂了，有谁打死了老虎，我们全村都给他磕头，犯哪门子王法啊！”张五见武安国问得有趣，答道。倒是杨老汉反应得快，将信将疑地问道：“怎么，老虎给你打死啦？”

武安国点点头，听说打死老虎不判刑，登时自豪起来，用手一指：“就埋在那边山上，离路不远。”然后掏出老虎尾巴，在两个老汉面前炫耀。两个老汉接过那小段老虎尾巴，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番，“扑通”一声，齐刷刷跪在武安国面前，不住叩头，哭道：“神仙老爷，您可来了，我们村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给盼来了。”